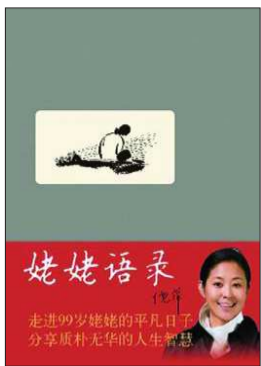




著名主持人倪萍感怀五十年与姥姥一起走过的日子

# 19

## 姥姥说：遗憾就是专门留下的



### 《姥姥语录》

◆出版社：中华书局  
◆作者：倪萍

来自著名主持人、演员倪萍心底的一则则姥姥与外孙女之间爱的故事。倪萍带领读者走进她99岁姥姥的平凡生活，追忆与姥姥一起走过的有泪有笑、有滋有味的日子，细述老人生命中的最后乐章，分享她那些看似平常却让人终生受用的生活大智慧。

李肇星部长邀请姥姥去钓鱼台吃顿“国宴”也没成行。姥姥留下了太多的遗憾。

姥姥说：“遗憾就是专门留下的，要不就没有这俩字了。”

又是平衡，合情合理。

姥姥什么都不遗憾，什么都知足，什么都自己平衡，反而让我心里不好受。这是付出啊，自然地付出是什么？不是习惯，习惯还可以改呀！我们的许多好习惯不也是随欲望而改变了吗？改变为了自己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，每个人的本性里都有自私自我的一面，就像星星之火，一点就着。姥姥也是有五脏六腑的人啊，姥姥就没有想点燃自己欲望的时候吗？现在不是流行一句话叫“要爱自己”吗？

从蒙特利尔电影节回来，我急于告诉姥姥我获得了国际A类电影节的最佳女演员，我想告诉她这是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奖杯，尽管那时我个人陷入了一个不能言说的窘境。不想宣传，不想让媒体炒，不想让人庆祝，不想与人分享，更不想成为焦点，只想让姥姥知道。

结果电话里的姥姥像是没听见一样，一大堆的喜讯只换来了姥姥一句话：“我多会儿去北京？谁来领我？早些点儿，天快黑了。”

姥姥知道日子不多了，不要那么多理儿，也不要那么多面儿了，光着脸说出自己的心愿吧，她想来北京我的家，要走也从这儿走吧。

“从你这儿走不用遭罪？”

我无数次把姥姥的死描绘得很好、很具体，我让她放松，放松地睡去。她信了，我也信了，其实我就是盼，盼着这样。谁也没死过，更没有老死的经验，我哪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痛苦？谁死了会回来告诉活着的人死是什么滋味儿？

勇敢地面对死亡，接受这个不可改变的事实。我给自己打气儿，也试着给姥姥减少恐惧。

“这都是知道自己死不了的人给快死了的人送的不花钱的礼，一点用也不管。”姥姥笑着说出一个真理。

“那管用的是什么？”

“管用的就是那个假话，你的病能好，你死不了。”

我们一次次地用假话骗着姥姥，给她身上装上“大师”祈过福的红包，床的方向、桌子的摆设都按大师的指点。姥姥可信了，一天摸几次红包，生怕护身符丢了老天就把她带走了。

晚年的姥姥剪了短头发，理发师必须是小姨，从没有第二个人动过她的头发。我曾几次申请给她剪一次，她都不同意。

我说儿子的头发从小就是我剪，你还不相信我？你猜姥姥怎么说？“你剪的头发太短了，这么大岁数了，一副不安分的样儿，不好，叫人家笑话。等下辈子吧，下辈子你给我烫个头，卷个卷儿，也染成黄的……”

姥姥一辈子怕人笑话，一辈子为“人家”活着。和许多我行我素的人相比，姥姥一生都是四肢蜷着过，心里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地伸展过，她不委屈吗？

如果有下辈子，我不想让姥姥这么活着了。我盼着她烫着头发卷着卷儿、扑着胭脂抹着粉；我盼着她飞扬跋扈、横行霸道；我盼着她自私自利、目中无人；我盼着她凡事先替自己想，谁都

不爱，只爱自己；我盼着她穿金戴银、吃喝玩乐……到那个时候我还申请做姥姥的外甥。换一个活法儿不也挺好吗？反正脸皮撕开了，没脸了倒也不用顾忌了。你骂我一句我骂你三句，你打我一拳我打你十拳，反正不能吃亏吧！老说吃亏是福，福是什么？福在哪儿啊？幸福不是千万种吗？干嘛只选择那一种？

哈，这么写着都觉得痛快、过瘾。

不知道在那个世界的姥姥听了这番话会怎么说，《姥姥语录》里没有这样的话。

辩证地看待一切人和事，什么事到了姥姥那儿都能圆起来。

好些人问我，你们一大家子住一块儿乱不乱啊？没有矛盾？

乱是乱，可还真没有矛盾，也从来没吵过架、红过脸。

姥姥说：“管哪儿的肉皮都好撕开，就是脸皮不好撕。撕一块儿你试试？这一辈子脸上都有块儿疤。”

“人得爱惜这张脸，姥姥，是不是？”

“没有办法，脸整天露着没有衣服穿，你就得要脸。”

有相当长一段时间，大概七八年吧，我们家十几口子人都住在一起。

这跟宋子文本身的经历和出身有很大关系。因为这位仁兄就是拿的美国哈佛大学的文凭，接受的也是欧美文化。据说，此君批公文既不画圈，也不写“已阅”，而是用“OK”。他这样的人，自然就认为美利坚的产品独一无二，像他一样，都是顶呱呱的。

因此之故，税警总团第一任总团长温应星、第二任总团长王赓，均为宋一手挑选出来的海归派。他们的名头到现在都非常响亮：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生。

什么样的军官带什么样的兵。温应星、王赓练兵自然也都是用的美国陆军那一套，平时官兵问答，“yes or no”之类的口头禅那是张口就来。

名为税警队，但这支部队实际上名不符实，平时对缉私、护场这类专业活儿既不钻也不研，倒是野战攻坚、先进武器非常热衷，属于典型的不务正业。这一点和他们的老板宋子文倒很相像。

宋老板本人就对与日本人干仗这件事，比在办公室里划拉算盘要有趣得多。中日在闸北一开火，新任行政院副院长、财政部长宋子文马上激动起来。现在他的身份变了，身为国家副总理，爱国那是当仁不让的。

## 宋子文手中的王牌部队

他本人属于坚决的主战派(还属于比较激烈的那一种)，不仅捐钱捐物，甚至连人都要捐——驻上海的税警总团的两个团被他一个不剩地派上战场，交由19路军指挥。

不过这里面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洋人知道了可能会不高兴。作为债权方的八国财团愿意把税警总团养肥，那是为了确保中国人能收齐盐税，从而给他们还本付息。这跟让他们掏钱替别人组建军队，完全是两码事。在这方面，老外一向丁了丁，卯是卯，分得十分清楚。

为了防止他们知道，税警总团对外一直以俞济时师独立旅(王赓独立旅)的番号出现。当然他们并不归俞济时管，而是由蔡廷锴直接掌控。

起先，税警总团只是担任一些警戒工作。等到前线越来越紧张，第5军进入庙行前线后，他们便也顺理成章地从预备队转向了战斗队。这次在庙行和张炎旅一道坚守阵地的，就是税警总团第2团(古鼎华团)。

一般部队和粤军搭档多少都

有些疙瘩，主要是广东话听不太懂，而要求广仔们都改说普通话也有些勉为其难。不过古鼎华团却并不存在这个问题。因为团长古鼎华是广西人，他的队伍里很多官兵也都是两广子弟，彼此说着话就感觉分外亲近，一起配合自然融洽得很。

公平地说，税警总团参加抗战，完全属于自觉自愿，并没有半点被迫或无奈的意思。实际上，从当时上海战局的整个态势来看，主战场已转移到庙行和江湾一带，城里并无大的战斗，只要想跑，谁都跑得掉，更别说税警总团这种有两把刷子的“特种部队”了。

税警总团的战斗力和参战意愿如何，作为总指挥的蔡廷锴不可能不清楚，那他后来为什么要把税警总团说得如此不堪呢(“该团撤退无路，经宋子文要求拨归19路军指挥”)？

无它，所谓时移事易是也。税警总团是宋子文的人马，而宋子文的妹夫又是老蒋，虽然小宋和老蒋也拍桌子打板凳，有很多矛盾，但在19路军将帅眼中，那

毕竟是他们的家事，对外，他们就是一伙子的人。洪洞县里无好人，老蒋是坏人，小宋也概莫能外。就立场而言，坏人手下的人，怎么可能帮他论功摆好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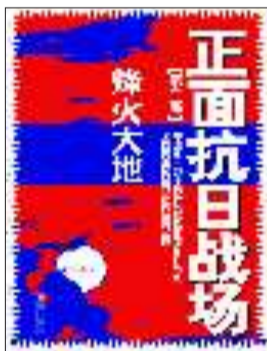
这都属于后话了。当时当地，税警总团的参战，可帮了蔡总指挥的大忙。

税警总团属于典型的“三高”部队：官兵素质高、技术高、士气高，迥异于当时常见的一般国内部队。让他们戴着红袖套在街上巡逻，对他们来说，岂止是人才浪费，简直算得上是一种侮辱。

现在终于被真刀真枪地派上了阵，几乎每个人都兴奋得哇哇大叫，全不把眼前的鬼子兵放在眼里。你有头脑，我也不傻，你有好枪，我手里拿着的也不是烧火棍，双方互不相让，来了个火星撞地球。

日本兵在武器方面占不到什么便宜，干脆也不装深沉了，端着刺刀就蜂拥着冲了过来。要论飙血，税警官兵没有怯场的。就是互捅是吧，这技术我们也天天练呢，还会怕你？

# 7



### 《正面抗日战场(二)》

◆出版社：武汉出版社  
◆作者：关河五十州

本书以全新的视角纯民间讲述中国正面抗日战场战史，全书以皇姑屯事件和“九一八”事变为发端，以东北沦陷为起点，再现抗战历史背景下，中国社会、军队、人民难以忘怀的风云往事及正面抗日战场上的分离角斗、血雨腥风。

全面揭秘国民党正面抗日战场 解说正面抗战史

慕容雪村卧底传销纪实

# 5

## 有一条铁的纪律，叫做“低调”



### 《中国，少了一味药》

◆出版社：中国和平出版社  
◆作者：慕容雪村

本书是作家慕容雪村继《成都，今夜请将我遗忘》后的又一力作，也是他的首部纪实文学作品。慕容雪村记录了23天的卧底传销经历，旨在揭示黑暗传销世界的无知与疯狂。

我睡门边那间卧室，怕影响别人休息，没敢开灯，蹑手蹑脚地走进去，黑暗中鼾声轰响，不知道睡了多少人。我摸索着走到床边，床板很硬，上面铺了一层薄薄的烂棉絮。小琳说：“哥，你和小庞睡这张床吧，都给你们准备好了。”我极不情愿，皱着眉头问她：“我们俩……就一张床？”她说是啊，都这么睡的。我摇摇头说算了，我还是住酒店吧，我不习惯跟男人一起睡，说完作势要走。嫂子斜眼冷笑：“哎呀，你一个大男人，连这点苦都不能吃？”小庞也劝。我想今晚肯定走不成了，而且本来也没想走，算了，将就一晚吧。

怕夜里会有变故，我没敢脱衣服，全副武装地上床。身上的被子糟糕透顶，里面不知塞了几条棉絮，怎么抖都抖不平，盖在身上疙疙瘩瘩的。这肯定是传说中的“黑心棉”，分量挺重，可一点都不保暖，味道也不怎么鲜美，一股足球队员的球鞋味。我本来以为另一头会好点儿，费了半天劲倒腾过来，那头味道更重，只好捏着鼻子钻进去，大口呼，小口吸，过了几分钟，

嗅，闻不到了，心情顿时一振。

小庞累了一天，很快睡熟了，头东脚西，在床上画了条歪歪的对角线，稍一动就会碰到我。我使劲往里缩，像壁虎一样贴在墙上。他还是紧逼不放，在我脑后规律地哈着热气。我伸手推开他，忽然听到另一张床上有人用河南话打招呼：“哎呀呀呀，你可来了，你啥时候来的？”我刚想回答，那人翻了个身，猛烈地磨起牙来。

床板太硬，怎么都睡不着，我数了几百只羊，越数越清醒，只好躺在那儿胡思乱想，想起和尚的名言：世间无我，不值一哭；世间有我，不值一笑。默诵了几遍，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。

第二天醒来天已大亮，客厅里有人咯咯地笑，我揉着眼坐起，对面床上有个老头笑眯眯地望着我：“昨天来的？”我说是，他一咧嘴，露出两颗金牙，“来了就好，来了就是一家人！”这话过于亲热，我不知怎么回答，刚挤出一个笑脸，他身边蒙头而睡的小伙子忽然翻身而起，张口结舌地瞪着我，眼睛一眨不眨，脸上也没什么表情。我被他看

得浑身不自在，低着头下床穿鞋，他忽然醒了，异常严肃地跟我打招呼：“哥，你好！”嗓门大极了，把我吓了一跳，僵着脖子点了点头，心想什么人啊，打个招呼都跟呵斥犯入似的。

这套房子有三间卧室，一共住了八个人。大嗓门小伙儿叫刘东，金牙老头儿姓管，所有人都叫他“管爹”，他儿子叫管锋，睡在厕所隔壁的小房间里，跟管锋睡在一起的叫王浩，是这套房里级别最高的“大经理”。在传销团伙中，一套房称为一个家庭，这套房是小庞的同事李新英租的，就叫“新英家”。这个团伙叫“河南体系”，以河南人为主，在上饶的只是其中一部分，有将近二百人，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山东体系、河北体系、四川体系……据说全国二百二十个城市都有他们的战友，总人数高达七百万人，这个数字肯定不可信，不过据我估计，“河南体系”至少也有几千人。

只有一个卫生间，所有人轮流如厕。他们都很节约，洗脸只用一点点水，连刷牙的泡沫都不肯浪

费，全都倒在污水桶里，留着冲厕所。有一会儿我感觉浑身发痒，不知道是不是招了虱子，心中有点说不出的懊恼。

早饭不像小庞说的那么糟，有粥，有馒头，还有一盘拌了辣椒的榨菜。每个人的餐具都一样，全是黄色的搪瓷小盆，小庞用的是个破盆，搪瓷剥落，露着漆黑锋利的生铁。我一再提醒他小心嘴唇。吃完后吹了几句牛，刘东满面堆笑地走过来：“哥，带你出去转转吧？”旁边的人都含笑不语，我估计正戏要上演了，心中居然有点小小的激动。

传销团伙内有一条铁的纪律，叫做“低调”，不能穿奇装异服，不能留怪异的发型；不能成群结队上下楼，最多两人同行；走在楼内不能大声喧哗，不能唱歌，在街上不能扎堆聚谈……一句话，尽量不惹人注意。凡是违反上述规定的，都叫“不利于低调”，那是挨批评的。不过当时我并不明白，只觉得他们鬼鬼祟祟的，一看就知道没干好事。

刘东让我和小庞先下楼，说他和小琳一会儿就来。上饶的冬天很冷，我们瑟缩着等了近十分钟，小琳出来，又等了近十分钟，刘东才慢悠悠地走出来。此后每天都是如此。